

汉语国际教育研究

(第2辑)

《汉语国际教育研究》编委会

马洪海 主编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SHANGHAI JIAO TONG UNIVERSITY PRESS

汉语国际教育研究

(第2辑)

《汉语国际教育研究》编委会

主 编 马洪海

编委会委员 (按汉语拼音音序排列)

胡德明 李贵苍 林 源 刘星喜

马洪海 毛力群 齐沪扬 王 道

王晓钧(美国) 肖奚强 徐丽华

张敬珏(美国)

秘 书 刘文香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SHANGHAI JIAO TONG UNIVERSITY PRESS

内容提要

《汉语国际教育研究》以汉语国际教育为主题,主要研究内容包括第二语言习得研究、汉语与汉语教学研究、文学与文化传播研究、汉语国际教师的培养与培训研究、非洲汉语教学与非洲语言政策研究、华人华侨研究等。

本书适合高校汉语国际教育、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汉语国际传播等相关专业研究生以及从事汉语国际教育的广大教师、科研机构语言与文化传播研究人员阅读参考。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汉语国际教育研究. 第2辑 / 马洪海主编. —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2017

ISBN 978-7-313-13023-5

I. ①汉… II. ①马… III. ①汉语—对外汉语教学—教学研究—文集 IV. ①H195.3-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019190 号

汉语国际教育研究(第2辑)

主 编:马洪海

出版发行: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邮政编码:200030

出 版 人:郑益慧

印 制:杭州印校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710mm×1000mm 1/16

字 数:280千字

版 次:2017年2月第1版

书 号:ISBN 978-7-313-13023-5/H

定 价:68.00元

地 址:上海市番禺路951号

电 话:021-64071208

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

印 张:19.75

印 次:2017年2月第1次印刷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告读者:如发现本书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质量科联系

联系电话:0571-88294385

PREFACE

前言

本刊既为浙江师范大学国际教育与文化学院主办的同仁刊物,同时也是国内外汉语国际教育界开展学术研究,探讨理论创新的广阔平台。刊物以促进汉语国际教育的学科建设的持续发展,提升汉语作为第二语言教学的专业水平为办刊宗旨。纵观学界,在本学科领域,自主创办的同类刊物,已有多家。如何在众多刊物中,占有一席之地,站稳脚跟,立于学林,获得长足的生长与发展空间,就必须发挥自身的特长与优势,形成自己的研究特色与学术品牌。纵观本刊创刊以来所发研究论文,披览阅读之余,不难发现研究者所关注的研究热点,并从中体味出刊物的办刊宗旨,以及背后的学术支撑。

《汉语国际教育研究》的研究特色,体现在如下三方面:①注重第二语言习得与汉语作为第二语言的本体研究,这也是本刊所设置栏目的头条。②面向非洲,研究非洲国家的语言政策、语言社会生活、汉语教育的历史现状与存在的问题,从中寻求对非洲汉语教育的方略与对策。③发挥师范院校的优势,在培养和培训汉语国际教育师资方面深入探讨,创新模式,颇见成效。三者合为一体,成就本刊与众不同的学术色彩与研究风貌。

汉语国际教育的本质是汉语作为第二语言教学。第二语言习得研究,也就是学习研究。首先要研究学习者语言,所谓之中介语研究;再者要研究学习者习得过程、习得特点、习得规律;最后还要进行学习者个体研究,诸如学习策略、学习动机、学习者个体因素对学习的影响,等等。简言之,就是要摸清学习者是怎样学习汉语的,力求洞察学习者是如何学会汉语并使用汉语的。只有了解了这一切,教学设计才具有针对性,教学理论、教学模式、教学方法的采用才有了依托。否则将成水上浮萍。从教学中挖掘问题,从学习的角度深入思考,以第二语言习得研究方法获取结论,这既是学界研究的发展方向,也体现了本刊的研究特点。



本刊所展现的第二个特点,是独具的,为他人所无,这是很难得的一点。这就是浙江师范大学、特别是国际文化与教育学院,与非洲大陆结下的不解之缘。早在1996年,就有教师在非洲执教,20多年来,络绎不绝,至今已在喀麦隆、莫桑比克和坦桑尼亚建立了3所孔子学院。非洲的汉语教学,具有不同于其他地区的汉语教学的特点,由于教学的需要,也为了适应非洲学生的学习需求,就必须对非洲国家语言政策及语言使用状况,语言教育传统,学习者外语学习习惯,了如指掌。尤其是如何针对非洲学生进行汉语教学,结合国内外的对非汉语教学实践,寻觅出教学对策与教学方法。几年来孜孜以求,集思广益,多有建树。当今的语言教育研究是跨学科的,与非洲国家的文化往来,拓展了文化领域的研究。浙江师范大学非洲研究院的成立,非洲博物馆的建立,又为汉语教学与研究提供了丰富的资料来源,相得益彰。

第三个特点是有关汉语国际教师的培养与培训的研究。师范院校本身就具有培养教师的优势,充分利用这个优势为培养汉语国际教育人才多作研究是本份的事。孔子学院在世界上已星罗棋布,大量汉语教师被派往海外,其中既有汉语国际教育专业硕士学位的在读生,更有数量可观的汉语国际教育志愿者,他们中的大多数责任心强,有使命感,但不少人汉语教育知识与教学技能都还不够成熟。要提升教师质量,还得从源头做起。特别是培养本土汉语教师,更要尽心设计、精心培养。培养与培训是一门专门的学问,值得深入探讨。前不久,全国唯一一所举全省之力建设的师资选拔、培训机构——“浙江省教育厅孔子学院师资选拔培训中心”由浙江师范大学牵头成立。相信今后随着工作的开展,会有更多更好的汉语国际教育师资培养、培训研究论文问世。

本刊作为汉语国际教育研究百花园中艳丽的一支,还有待于精心培育,细心呵护。我们相信,在汉语国际教育研究中,继往开来,立足于自身的优势,以教学与学习需求为导向,以学术创新为驱动力,我们相信会不断涌现新的研究成果,刊物也一定越办越好。

2017年1月10日

CONTENTS

目录

【名家访谈】

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

——访北京语言大学赵金铭教授 (1)

【第二语言习得研究】

“不是……吗?”反问句语用功能习得顺序研究 胡德明 董 行(13)

非洲撒哈拉以南汉语学习者口语学习策略研究 徐丽华 李宇圣(31)

喀麦隆汉语学习者塞音习得声学分析 胡伟杰 朱双燕(49)

汉语动量词重叠式习得研究 马洪海 岑仁秀(63)

论学生因素对汉语学习效果的影响

——以泰国中部10所学校为例 冯 雪 孙 琳(77)

留学生新HSK六级写作困难研究 周敏莉 陈 婷(91)

社会文化理论在汉语作为第二语言课堂教学中的应用 鲍 蕊(106)

【汉语与汉语教学研究】

留学生汉语拒绝语用能力培养研究 彭家法 吴孟苒(117)

谈《中国汉字听写大会》对汉字教学的启示 王美华(134)

基于分层教学法的对外汉语分合流课程教学模式初探 ... 赵苡硕 马舒琦(145)

动词“出”的语义网络及认知解释 郑娟曼(152)

汉语连动句研究中的争议及其症结 杨西彬(162)

基于物性结构的“程度副词+名词”组合分析 王 琳(175)



“不愁+N/NP”与“不愁+没(有)+N/NP” 丁婵婵 相芙蓉(187)

【文学与文化传播研究】

文化学视野中的文化符号解读 王 道(198)

重新审视周作人的“中庸主义” 阙文文(210)

文明的复魅与祛魅:对阿契贝《瓦解》的文化解读 徐从辉 李梦云(217)

汉语国际教育中的跨际心理适应与文化互鉴 杨理沛(226)

【非洲教育研究】

喀麦隆语言政策分析 郑 崧 王倩莹(236)

纳米比亚语言教育政策实施的困境及其原因 李 旭 赵燕清(249)

【华人华侨研究】

青田新移民特征及其经济现状 郭剑波(258)

【专业建设与人才培养】

从用人单位角度浅析国际教育卓越人才

的养成 周徐行 马菊女 何 聪(270)

非洲汉语学习者语言能力与环境融入关系调查

——以浙江师范大学非洲留学生为例 毛力群 叶 欢(276)

基于课程设置问题的商务汉语需求调查分析

——以浙江师范大学为例 唐永宝 王 涵(288)

留学生学历生趋同化管理的理论与实践

——以汉语国际教育专业为例 李双喜(300)

《汉语国际教育研究》(第3辑)征稿启事

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

——访北京语言大学赵金铭教授

2016年4月12—15日,著名汉语国际教育学家、北京语言大学博士生导师赵金铭教授应浙江师范大学国际学院邀请做学术讲座。期间,汉语国际教育专业硕士学位导师徐丽华、胡小敏,学生潘建建、李萌、李楠、董娟娟、金晶、汪纯林采访了赵金铭教授。

赵老师,请您简要谈谈您的求学经历及您是如何走上语言学研究之路的?

赵老师:我是1959年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的,当时并不知道中文系有文学专业与语言专业之分。大学二年级时,我被分配在语言专业学习,虽也系统学了中国文学史,但那不是我们的专业课。我们的专业课是现代汉语、古汉语、汉语史、音韵学、方言学、文字学导论、中国语言学史、外国语言学史等等。那时,高名凯先生给我们讲语言学概论,王力先生开古汉语,朱德熙先生、林焘先生讲授现代汉语,岑麒祥先生讲授外国语言学史,还聘请陆宗达先生讲说文解字,唐兰先生开文字学。这些语言学大师把我们带进一个学术的殿堂里。按王力先生的说法,登堂矣,未入室。大约到了三年级时,我开始对古汉语专业有了兴趣,并逐渐喜欢上了古汉语。我大学里做的论文是《诗经》中的形容词研究,怎么做呢?那时候没有电脑,就靠把《诗经》从头到尾读一遍,凡是遇到形容词全摘下来做卡片。卡片怎么做呢?你们知道朱熹的《诗集传》,《诗集传》里凡是遇到什么什么貌,一般就是形容词。比如说“嘒彼小星”,这个“嘒”,他说是微貌,微貌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发出微光的那个小



星星,这个是形容词。“嚶嚶其鸣”,“嚶嚶”,王力先生叫摹绘词。摹绘词也是形容词,那“其”呢,就是一个虚的成分。我把这些都做出来之后,最后一排列,就看出一些规律性的东西,把它写成文章,这是最初的兴趣。

大家知道十年动荡之后,到1978年科学的春天来临,开始搞科研,但那时我在教留学生汉语。研究什么呢?那时只是一种感性的、经验型的教法,不知道怎样研究教学,研究第二语言学习。什么听说法、直接法,只知道个皮毛,翻译法可能会用一点点。各种方法,为我所用,就这么教下来。至于研究,脑袋里想的还是原来的那些研究,所以我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研究的是近代汉语。我写的第一篇文章,发表在1979年《中国语文》第1期,写的就是《敦煌变文》当中的“了”和“着”。为什么写这个呢?当时读《敦煌变文》,就是王重民等学者编的《敦煌变文集》,《敦煌变文》中有很多佛经当中的故事,很有意思。当时看的时候一边看就一边注意“了”和“着”,比如“穿衣服了”,这个“了”应该是“穿了衣服”,这个“了”当时还是个没有完全成形的东西。我把“了”和“着”都挑出来,做了很多卡片。那时候也没有钱买卡片,就用普通的纸条,拿皮筋勒起来,以类相从,排列出来,写了那篇论文。

你们问我,我是不是受了老师的影响?我大学里不用说,老师的影响很深,像我现在的汉语语法就是受朱德熙亲自讲的《现代汉语语法(二)》影响,后来出版,就是现在所看到的《语法讲义》,1984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你们可能都读过,灰皮的《语法讲义》,那就是朱德熙先生给我们讲的《现代汉语语法(二)》。为什么叫《现代汉语语法(二)》呢?《现代汉语语法(一)》,就是一般的现代汉语,就是北京大学中文系编的黄皮书《现代汉语》,那叫《现代汉语(一)》。《现代汉语(二)》当作专题来讲。我们那时候都入迷一样听朱先生讲语法,朱先生的课非常精彩,听课就是一种艺术享受。当时国外还很流行用结构主义研究语言学,最早用结构主义来研究汉语的是赵元任先生。对外国的语言学,那时只知道苏联的。我上学的时候赵元任名字是不能出现的,谁也不提,我们也不知道有赵元任。但朱先生他们外语很好,他们知道。所以转换生成语法,朱先生叫变换理论,他不叫转换,换了个名称,结构主义他也不敢提,但是你们现在看《语法讲义》那本书,完全是结构主义的路子,那对我的影响是很大的。

刚才我说,我写的《敦煌变文中的“了”和“着”》这篇文章,很冒昧地寄给了《中

国语文》,结果很幸运,到了吕叔湘先生手里。吕先生给我做了全面的修改,而且写了批语,说这篇文章的选题和立意都很好,但这个人不太会写文章。就这么写的,然后下面是,建议怎么改。中国语文杂志社把我叫去,说:“你用一夜时间,按照吕先生的路子改,改完之后明天给我们送来”。所以吕先生等于指导了我怎么样写文章,这也是让我受益无穷的。我觉得大师给予的指点,条分缕析,鞭辟入里,所以我在《近代汉语语法》上写了一些文章,都是得益于前辈学者的教诲。后来关于元人杂剧里面的象声词,也是读《元曲选》发现元人杂剧中存留着大量的象声词,如“急留骨碌”、“噼里啪啦”这样的象声词,正是反映了当时的语言实际。我将它总结为9种格式,也是觉得挺有意思的。

还有张鷟的《游仙窟》,我依据索引对它的语言进行较为全面细致的描写,并适当地比附了张文成的另一部著作《朝野僉载》,从而展现了唐代口语语法的概貌。这也是从索引开始做的。我做这个的时候,已经是很有兴致地在做了。但人生有时候是很无奈的,这个时候已经到了1983年。我被选为教研室主任,教研室主任是很小的一个职务,就是管二三十个老师排课,谁上什么课,主管一个教研室的工作。1983年就把我弄去做教研室主任,做了半年,主管科研的系副主任出国了,于是把我升为主管科研的系副主任。我做了主管科研的副主任以后,就在想,这是一个对外汉语教学系,100多个教师,400多个留学生,系很大。我主管科研,我怎么主管?按我以前的路子去研究近代汉语,肯定不行。那得照顾到整个系里的教学特点,从教师们所从事的教学本身提炼点东西,反过来指导他们教学。也就是说我要研究有关对外汉语教学的东西。因此我必须转向跟现代汉语有关的,跟教学密切相关的,可以提升教师水平的,可以提升教学水平的一些课题。我要带领全系来搞研究,我自己做什么?不能再做我的近代汉语研究了,于是我就开始研究现代汉语语法。

这不是一般的汉语本体研究,而是对外汉语语法教学中遇到什么问题,要想办法解决,比如离合词问题是外国人学习的难点,我就研究了汉语中“能扩展的‘动+名’的格式”,汉语语法灵活多变,我就研究了“汉语中的同义句式”,留学生对汉语介词不好掌握,我就写了“‘我唱给你听’及相关句式”。也就是从教学中来,再反馈到教学中去的意思。至于那篇《对外汉语语法教学的三个阶段及其教学主旨》就有些理论探讨的意思了。



由近代汉语语法转到现代汉语语法,直接面向对外汉语教学,尤其是对外汉语教学的语法研究。从这里面就慢慢地进入到对教学的研究,对教学过程的研究,对学习特点的研究。

我个人认为,在研究方面,将来要特别关注的一个特点,就是要注意汉语本身的特点。因为教汉语不能够用一种基于印欧语系或者其他的外语而形成的某种教学方法,那个方法是可以在教学的某一阶段、针对特定的学习者使用的,但必须立足于汉语本身。大家知道汉语是非常不同于其他语言的一种特殊语言,比如说有声调、没有复辅音、书写系统为方块汉字等。说到汉语特点,这里刚才有人说,高本汉……

潘建建:对,他说汉语的原始阶段是一个曲折语。

赵老师:他是基于一些个别的例子来看的,比如“我”和“吾”的区别,比如说,“不吾知也”,用的是“吾”,“我怎么怎么样”,用的是我。这个好像是“我”和“吾”主语、宾语的不同用法。这个它可能有屈折语的特点。还有比如说有些复辅音,古代是有的,我们现在没有。古代有也很少,例子很少,比如说“路”,声符是“各”,后来读“lu”,这不对呀,说明“路”和“各”的声母在早期可能是复辅音,高本汉把“路”的声母拟作“kl”,“kl”就是复辅音。毛笔的“笔”,说“笔曰不律”,“不律”发音“bl”,“凤曰孳览”,也是这样,这叫复辅音,古汉语有这个,但是实际很少,所以说现代汉语的特点要特别注意,特别是现代汉语语法的特点。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外国人认为中国人没有语法。

潘建建:高本汉的那本《汉语的本质和历史》里也持有这种观点。

赵老师:对呀,洪堡特也是这种观点,他说你们怎么说都行,这个词怎么用都可以。所以咱们古代只有训诂学,没有语法学。那训诂学是什么?讲词义,讲词的使用法,这词应该放哪儿。所以现在我们来谈现代汉语的特点,现代汉语的特点一定特别注意,特别是它的书写特点,还有单双音节的特点,给汉语语法带来的不同认识。汉语本身单双音节,现在有些不同的争论。有的人叫“汉语字本位”,因为汉语本身是字为单位,特别是古汉语,单音节词。随着语言的发展,大量的双音节词,双音节化,双音节就出来了。像“伟大”,以前没有,只有“大”。

由于这些变化,汉语的特点一定要把握住,在用某种流行的教学法教外国人汉语时,大家要知道这些教学法产生的来龙去脉。在世界第二语言教学中占主流

地位的,不是汉语教学,而是印欧语系为主的教学,所有的教学方法没有一种是基于汉语实际而研究出来的。我写过文章《附丽于特定语言的语言教学法》,表述了一定要基于汉语的特点,来看看汉语的教学法。光是说那些听说法、直接法、任务法,这个法那个法,都可以用,甚至在某个教学阶段,或是在教某些言语内容时,或是针对某种学习目的的人,使用的效果还不错,都可以使用,但是它不是基于汉语而研制的。基于汉语的语言教学法就必须体现汉语自己的特点,所以希望将来汉语在教学的时候,要不断地探索,基于汉语本身该怎么教?不是教英语,教英语单词一个一个什么样都知道,教汉语不是这样的。教汉语这个字它可以构成词,词可以分解成不同的字和词,这很纠结。这是其他语言没有的,所以有些日本人,很高深的汉学家,造诣很高,他们说,我们到现在也掌握不了汉语。他说,我到最后只掌握到一个词一个词的用法,我一个词一个词地去学,我学会了多少词就掌握了多少词的用法,没学会的还是没掌握,不会用。这话说的是很地道的,因为汉语的语法灵活性是很明显的,不怎么好掌握。所以我有一个很深的体会,就是要提升自己本体的知识,只要这个知识你寻获了,将来教学、方法的问题,你遇到什么情况,就一定会有办法来处理。

如果根基不深,知识基础不雄厚,你就没有办法。就会遇到很多是基于知识本身的问题,而不是方法问题。我在20世纪80年代、90年代,我一共订了《中国语文》、《语言研究》、《汉语学习》、《语言文字应用》、《外语教学与研究》、《语言教学与研究》、《世界汉语教学》等十种杂志,不是说每一本、每一期我都看,而是主要的我才看。为什么要看?要看发展,看汉语的发展,看汉语研究的进展,看人家的研究。要知道研究到什么程度、走到哪儿。以前“文革”时期,汉语研究停滞了十年,本来就很封闭,就更不敢跟人家沟通学术的东西。所以直到1978年,我们基本不知道国外的汉语研究的学术进展,比如说现代汉语语法研究发展到什么阶段,所以当时引进来的是赵元任的《中国话的文法》,吕叔湘先生翻译成《北京口语语法》,当时引进来就只有这个。这本书确实代表了当时汉语语法发展的顶峰,但最重要的是不要丢弃自己的传统。所以在80年代我读十本语法书,这十本我建议都要读。并不是我自己搞语法,也希望大家都搞语法,只是因为语法是个根基。当然在掌握语法的同时,也要知道语音方面的特色、语音方面的杰作。这十本语法书,现在也可以找来看看,最早就是《马氏文通》,然后1923年黎锦熙先生的《新著国语文



法》。然后就是陈承泽先生、陈望道先生、王力先生、吕叔湘先生、高明凯先生……这些人,一共十本,商务印书馆出的。这十本读完之后,现代汉语整个的语法发展就全知道了。与此同时又要掌握语言学史,比如王力先生的《汉语语法史》、《汉语语音史》、《汉语词汇史》三本要读,读了之后就知道了语法的发展、语音的发展、词汇的发展,整个语言的发展。有些语言理论的东西,这个东西中国确实不多,因为我国不太注重理论,而比较注重实际的东西。

语言学理论、语法理论大多是外国人创造的,但是我们得了解。比如说现在国际上两大流派,形式主义流派、功能主义流派,你得知道。形式主义流派有哪些,功能主义流派有哪些。我是读过索绪尔的《普通语言学教程》,也读过布龙菲尔德的《语言论》,印象比较深刻。这反映在教材上,就表现为基本是结构为主,或者结构功能相结合。但是国外有一种完全从功能出发,不管语法的模式,特点是学什么出什么,它把这语法放在学的过程里,学到一定程度给你点一点。而不是说讲一个句式,讲一个结果补语,出一个什么句子,然后出一堆课文,出一堆练习。

但是还有另一种办法,比如说夏威夷大学任友梅编的课本。我当面问过她,编写这个教材考虑不考虑汉语语法的难易,她说:“我不考虑语法,讲究的是功能主义。”什么叫功能主义?功能主义就是以交际为主,需要说什么就用什么语法,可能“把杯子拿走”,第三天要用“把”这个词,它就出来了。什么时候才出“把”,这个要了解,但不一定就采用这些。所以说,打基础最重要,我跟好多老师、学生都说,打基础最重要。如果基础不牢,将来肯定要反过来补。

潘建建:我把您在网上的论文都搜集了,我看了您从80年代一直到现在

的论文题目,是从一个研究很细的点,慢慢发展到更宏观的一个面,触及的问题越来越深刻。我觉得您是不断地突破自己原来研究的兴趣点,您是如何突破自己的?

赵老师:突破就是需要,需要就得突破。比如现在教学和研究中遇到些什么问题,遇到一些问题必须得解决,有这样的

问题,做这个工作的人、做这个教学的人,自然要思考,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包括一些小的问题怎么解决。有些问题,像刚才说的“把”字句的研究,现在有几千篇论文,我觉得不必说这么多。很简单的,在教外国人的时候,你怎么把这一个句子教给他,在汉语它是处于什么地位

这些就足够了,你非得把它说成一个特殊,它不那么特殊。“把杯子放在桌子上”,跟“由学校回到家里”,句式是一样的;跟“从明天开始打太极拳”,句式是一样的,都是介词结构在前面,只不过“把”字跟“由”、“从”有不同的意义。这个“把”字句就是一个东西要把另一个东西处置一下,处置之后就产生了一个变化,有了一个结果,就产生了一个位置移动。现在有人说是结果,有人说是变化,有人说是位移,争论不休,我看都对。它处置了它,就这么一个意思,不同的就是细微的语义差别。“把杯子拿走”,这杯子移动了,位移了,对不对?但“把这件事记住”,有什么位移啊,是结果。

潘建建:从外面进脑子里。

赵老师:从外面进脑子里,你这样说也行,但它是一种结果,原来没记住,现在记住了。我说,把饺子包好。原来没有饺子,现在包出来了,包成了,这是产生结果。还有变化,什么“把椅子摆成圆形。”所以它从汉语来说应该还是比较简单一个,不要把它弄得很复杂。在教外国人的时候,要思考这些问题。别人都在说,这个说那个说,说了很多,还有人说这是一个构式,写了很长的文章来讲用这种构式结构来教“把”字句。我觉得应该用最简单易懂的说法,教给学生让他学会,要说到点子上,这是我的看法。

所以教学也好、研究也好,最重要的是要学习和思考。肚子里没有货,就不可能想的很深,也不会发现问题。但是学了很多之后,就会发现问题,就会想得很深。孔老夫子说:“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光在那儿想,不学习,那是没有根据的瞎想。光整天学习,输进去很多东西,但是不思考,不知道问题出在那儿,不能解决问题,那研究就没题目。

所以现在对后来者来说,第一是要打好基础,要多学点东西。可能现在看书的时间也比较少,有些东西可能都没有看没有学,也可能学了一些最基础的。如果有时间的话,多学习学习。第二,在自己将来的工作当中,要把经验型的东西,要把自己所做的事情,看到别人所做的事情,把它提升到研究的角度。比如说在教学当中,会遇到各种各样问题,不要放过,稍纵即逝。睡一夜觉,可能第二天就忘了。今天想这个问题挺有意思,也不写也不记也不琢磨,睡一天觉第二天就会全忘了。要把它抓住,抓住想的问题,然后去学习、去深入思考、去研究、去找材料、去找理论依据。很小的研究也可以做,要会思考,如果不思考,那就只是停滞在吸



收,只是吸收,而思考就会思考它为什么这样,为什么出现这问题,要有什么办法去解决。

潘建建:赵老师您从北京大学到北京语言大学(以下简称“北语”),现在在北语也有几十年了。北语作为我们这个行业龙头老大的地位,您觉得它的教学有什么特色和传统?

赵老师:有,是这样,其实北语不是最早的。北京语言大学它是从北京大学过来的,最早北京大学有一个中国语文专修班,1950年开始,周培源做班主任。中国语言专修班编了全国第一套针对外国人的汉语教科书,叫《汉语教科书》,商务印书馆出的。后来北大专修班转到了北外——北京外国语学院,当时叫北京外国语学院,北语这个学校原来也是北京外国语学院的一部分。1962年分出来叫外国留学生高等预备学校,1964年改成北京语言学院,这就是由郭沫若题词的北京语言学院。

对外汉语教学的滥觞和起家,是从1950年东欧交换生开始的。波兰、捷克、匈牙利、罗马尼亚、保加利亚这些社会主义国家的学生到中国来学汉语,学完汉语以后要到各个高校分头去学专业,也有个别是专门学汉语,后来就研究汉语,成了汉学家。匈牙利的驻华大使就是一位汉学家。也就是说,当时的教学或者传统,是从来华预备教育开始的。学一年或两年汉语,将来要学数理化这样的专业,要学文学、历史、哲学这样的专业,文史哲要学两年汉语,然后就分别进入中国的大学里,这叫汉语预备教学,北语的起家就是做这个。

由于当时没有与美国建交、日本建交,之前没有一个日本学生、美国学生、韩国学生。那时最多的是第三世界的黑人学生、阿拉伯学生、尼泊尔、巴基斯坦的学生。北语的起家就是这个,本事也在这儿,从零起点教起,一年或两年,然后入中国大学学习专业,用汉语学习专业来教这类学生。我们本事特别大,就是他来中国一句话不会说,一个字不会写的,我们从零教他,一年下来也能让他进大学听课。过程当然很困难,一开始他一定坐飞机听不懂,但是跟一年半载下来,也差不多。不能指望他学一年出去,到了清华大学机械系,就能跟着学机械,那肯定是不行的。

中国人学英语,进入美国大学还得有个语言补习,所以北语的本事就在这儿,北京语言大学就是教这个出身,所以在它的方法上,也就有它自己独特的方法。这

个独特的方法,就是结合了世界各种教学法,从汉语的特点出发,用一种以结构为纲的教材,采用综合的教学方法,这完全是针对这类学生的学习特点而进行的教学。比如说它有一个语音教学阶段,现在普遍不太注重语音教学,是当前存在的问题。语音教学阶段,大概两周,13课时,像我以前教过多年都是13课时,两周,就把全部的语音都过关了,基本上都可以发音了。然后进入短句阶段,学习词汇和语法,短句就是基本句型,很注重基本语法,包括语法点的选择、难易度的排列等。学过语法,就要放在一定的语言环境去使用,那就是短文和自由表达,一直遵循的就是这样的几个步骤。

用的方法也绝对不是单一的方法,翻译法也会用一些,比如说有些生词就得翻译。我们要求学生要预习,不预习没法上课,所以翻译法就要用。听说法、直接法这些方法,课堂上都要用。比如讲到一个语法点,像“趋向补语”,那你老师就是连跑带跳,就得有动作,就得有图片,就得有东西,所以谓之直接法。像后来提出的任务法,这种新的东西当时是没有的,虽是近年发展的,但那时没有使用其中的一些环节。所以有人总结说,带有结构主义的特点,偏向于听说法教学。这么一个特点,或者可以叫作综合法。我个人觉得各种有用东西都可以为我所用。为我所用的原因就因为汉语不同于其他语言,特别是汉字与拼音文字很不一样,你总得写,不写是绝对不行的。

李萌:来华强化和来华读预科的学生,对他们的要求有什么不同?也就是强化班和预科班的要求有什么不同?

赵老师:什么叫强化班?你指的强化班是什么?

李萌:来华强化的,就是规定一年之内,要通过HSK多少级。

赵老师:这个是完全不同的,比如说我曾经做过汉语速成学院院长,我在那时候就设计了一种教学方法,叫速成强化教学法,就是你说的强化班。强化在哪儿呢?比如说非强化的,一年学3500个词,基本语法学完,听说读写基本都可以做到,要一年时间。而速成强化是半年时间学完的,但是强化比非强化每周多10个课时,达到30个课时。强化,要多收学费钱,但是还是有很多人愿意学这个,非强化一年才学完毕业,强化半年就可以学完,这叫强化。非强化一周20节课,强化一周30节课,老师也要强化、学生也要强化,团队也要强化、教材各方面都要跟上,这就叫强化。强化跟预科教育不同,预科教育是按



照国家规定的,过去没有规定,现在有了规定。就是预科必须达到几级,这是新的规定。

北京语言大学召开的预科教育测试标准研讨会,提出了一套测试标准,相当于她(李萌)刚才说的 HSK 四级,通过这个专门给预科教育学生的测试,就相当于那个级别。原来的 HSK 为什么对于预科的学生不太公平呢? 那是个语言水平考试,是面对全体学生的。预科学生是有特殊要求的,比方说这个学生他零起点来了,在中国学一年,他将来要到北京建筑设计学院去学建筑学,学盖房子、学建筑,叫建筑设计。你想他要接触一些什么样的词汇呢,他在一年当中他就不会学什么鲁迅、曹雪芹,这些东西他就不会知道。但是他会知道一些建筑单位、施工、建筑图纸、采光。他会意识到学语言是为了将来学习专业,这是预科班跟强化班完全不同的地方。

潘建建:赵老师,就像您刚刚说的,国外有一个新的方法,可能有点盲目地跟着。我感觉像有的学校培养的留学生,就是现在听说比较好,但是以前的学生是读写比较好。我看您在 2011 年发表过一篇《初级汉语教学的有效途径——先语后文》。就我刚刚说的这个问题,您觉得是不是有一个先语后文的问题?

赵老师:这个应该看学习对象,一个学习对象的母语的书写方式是拼音文字,他没有接触汉字,这样的学生如果在他还没有掌握初级汉语的时候,也就是还没有一点儿语言能力的时候,去面对这么复杂笔画的汉字,他会无所适从。你也没办法教他,为什么呢?你讲不清楚这个汉字的结构,你完全用外语讲也不是所有人都能做到的。当然也有英语说得非常棒的人讲解汉字起源,怎么样由象形走向形声,怎么样走向六书造字,然后讲现在结构,它的发展及其流变,这可以,但是这只能作为一种知识。

在学一种语言的时候不能讲这些,讲这些无助于他的学习。学习一种语言要书写,他一定要写汉字,什么时候写,第一天你教,“你好,谢谢,再见。”你说,你给我写“谢”吧,你给我写“再”吧,那不把他吓死才怪呢。但是我们课本真有这样的,第一天“你好,谢谢,再见。”后面就开始写“谢谢”的“谢”,我觉得这不适合。但对日本人、韩国人没问题,他会写。所以这有一个什么时候引进汉字最适合的问题,这在美国有很多人研究,什么时候引进汉字最适合,不能太晚。太晚了,他带着错误的信息,自己进去了,不好改了。什么时候引进汉字,这个值得